



# 从来龙巷1号走出的孩子

□李耀国

6

解放碑附近有条小巷叫来龙巷,和周围的小巷一样,最终难逃被拆迁的命运。如今的来龙巷虽然名称还保留,但也只是连接两栋高楼大厦的一条通道而已,没了商铺和住户,只有匆匆而过的行人。原本破烂不堪的房屋和拥挤嘈杂的市井生活,在这儿永远消失了,只留下我们的童年记忆。每次路过,总会勾起我对童年的无限怀念,许多儿时伙伴的身影瞬时涌现眼前……

1

对于来龙巷的历史,我知之不多。最近在网上查到,巷内曾有清代建造的牌坊,刻有两条巨龙,意为“来龙进宝”,似乎这就是来龙巷取名的由来。

据说民国时期,巷内多为达官富商的宅院和机关办公地,但自从我家搬来以后,我所看到的只是一片破旧的房屋,除了川盐四里有几幢青砖楼房和商检局的小院,基本看不到像样的建筑。老人说,抗战时这里曾遭到日机的轰炸。巷内也没有什么商业,除了一处煤栈和几家棺材铺,仅巷口有几处摆摊卖小面和修皮鞋的。巷口的另一端,还有一个开锁的个体户,当年被称作“重庆广告第一人”,大街小巷到处张贴着他的开锁广告。

20世纪80年代初,沈醉的女儿沈美娟来寻找军统在重庆的旧址,我陪她在巷内原市公安局食堂,找到了当年军统侦缉队的旧址。这个令人谈虎色变的地方,其实我儿时也听说过,当年侦缉队半夜拷打犯人,凄厉的哭喊声响彻整条巷子,只不过我从来没有进去过。这

是一座深宅大院,从布局和残存的院落来看,过去应有许多房间和庭院,十分幽静和隐蔽。只不过后来改为食堂,又进行了许多改建,多年前食堂搬走后,这里便荒废了。

2

20世纪50年代初,我们全家搬到来龙巷1号,这是一幢土木结构的三层楼房,外墙刷成黄色,又挨着五四路路口,因此特别显眼。此楼虽外墙光鲜,其实内部十分简陋和拥挤。这里是当年交通银行的宿舍,我的父母有一方在银行工作,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城市白领,但每家的生活也过得十分清苦,多数家庭都有五六个孩子。当我长大了新居之后,常常惊讶当年一家七八口人挤在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房间是怎么过来的?如此狭窄的空间,根本摆不了什么家具,两张大床就把房间塞得满满的。晚上我都是睡在地板上,更别奢望什么卫生间了,整幢楼房就只有一个破烂的厕所。家里也没有什么摆设,连一个钟表也没有,我们要看时间,只能听解放牌的钟声报时。有时担心没有听清楚,还要专门跑到路口去看解放牌上面那座大钟。尽管居住环境恶劣,但大多数家庭还是比较讲究,墙上一般都挂着父母年轻时的照片,男人西装笔挺、女人旗袍加身,显出昔日的风光。不过进入20世纪60年代,这些照片便被悄悄

取下了。

我家住三楼,共有六户人家,连接各家的是一条露天走廊,既是通道又是共同使用的阳台。每家的炉灶便放在自家门口,谁家炒什么菜或来了客人,全层楼都一清二楚。

一二楼没有阳台,只有两排房间中的一条狭窄通道,因为缺少采光,即便白天也很昏暗。在三楼的孩子中,我的年龄属中间,比我大的孩子后来考上大学住校,寒暑假才能见面;读中专的毕业后分配了工作,也住进单位宿舍,周末才能回家。那时的邻里关系十分融洽,互相串门是常有的事,有时家里饭菜不合口味,便会跑到邻居家蹭饭,邻居也不嫌弃,热情招待。

大家共用的阳台,便成了我们的乐园。放学回家,大家不约而同地聚在这里,做作业或玩耍。记忆最深的是夏天的晚上,天气炎热,不论大人小孩、男人女人,都将家里的竹椅、凉板搬上阳台。露天睡觉虽比屋内稍稍凉快,但仍闷热难眠。邻里间的聊天,让我们听到了不少街巷的轶闻趣事。随着慢慢长大,我们便不再听大人陈年的旧事,年龄相仿的孩子们聚在一起,彻夜畅谈各自的见闻和憧憬。有时,我也会躺在凉板上仰望星空,生出无尽的遐想。

3

1961年我参军入伍,从此离开了童年

的故居。我常常在梦中回到这里,也时常通过书信,随时了解故乡的变化,三楼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牵动我的神经。1965年我第一次回家探亲,感觉楼房变得更加破旧,父母也更加衰老,只有这里的孩子们长大了,那些曾经的黄毛丫头都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。和我同龄的人,有的考上了大学或参加工作离开了这里,我最想见的人也不见了身影,使我多少有些惆怅。那时,军人在社会上很受尊重,我此次“英雄归来”,成了孩子们心中的偶像。在三楼的阳台上,孩子们搬来矮凳围着我,听我侃军旅生活和边疆见闻,如痴如醉。

2009年建设国泰广场,来龙巷开始拆迁,那时我父亲已过世,母亲被弟弟接走,家里已无人居住。后来,每次去解放碑,我都会绕道去来龙巷看看,寻找童年的记忆……后来,随着住家越搬越远,我就很少再去那里了。当我再去解放碑,发现这里已是高楼林立,来龙巷只剩下一个路牌,原来的巷景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2016年的一天,弟弟打来电话,说原来龙巷1号三楼的第二代基本都约齐了,准备在解放碑聚会,然后去旧址照相留念,他怕我有事推托,特别强调有人是从外地赶回来的。其实不用他叮嘱,我也会参加的,当年的孩子能从四面八方赶来,是一件不容易的事,况且很多人都多年不见了。那一晚,我失眠了,童年往事不断涌现眼前……

第二天的聚会热烈而温馨,春天和煦的阳光洒在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上,折射的光芒照在解放碑上,显得更加灿烂。我们留下了来龙巷1号三楼青梅竹马的孩子们唯一、也是最后一张合影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、原《红岩》杂志副主编)

## 太公山的嬗变

□舒德骑

演出的行头,上山去给社员作宣传。我们来到山麓,沿着一条杂草丛生、崎岖陡峭的小路,气喘吁吁地往山上爬去。沿途目之所及皆是萋萋的荒草、杂乱的树丛、光裸的岩石;偶尔看见农民耕种的小块土地上,种着苞谷和红苕;山民零散居住的茅屋,遮掩在竹枝杂树中……

我们来到大队部,打谷场上已聚集了很多来看热闹的社员。时隔多年,当时演出的情形已经淡忘了,倒是演出后,大队请我们吃的那顿饭,给我留下深刻印象:饭桌上没有酒也没有肉,但大甑蒸的红苕饭、大盆装的南瓜汤、大碗盛的炒蘑菇竹笋、凉拌马齿苋和侧耳根,让饥肠辘辘的我们“吞口水”。主人还没动筷子,我们就狼吞虎咽起来。

后来,我和朋友又上去过两次。那时的太公山,留给我的印象是:山高路险、偏远闭塞、土地贫瘠、山民贫穷。

光阴倏忽,别离太公山,已有50多年。而今,我们从江津出发,不到一小时就来到山下,再沿着一条盘山公路,不到一刻钟,汽车就登上了山顶。

还未下车,窗外的情形就令我眼睛一亮:山,依然那般巍峨;天,依然那样辽远;云,依然那样光鲜。但如今目及的太公山,与我印象中的太公山完全不同:云天之下,峰峦叠翠、草

木葱茏;阡陌之中,花团锦簇、色彩斑斓;绿荫之间,蜂飞蝶舞、鸟雀啼鸣;先前那些遮掩在竹枝杂树中的茅草屋,已经变幻为簇新的瓦房或别墅。

行走在整洁的林荫道上,迎面吹来的风,是新的凉的,带着山里的花香和草香,沁人心脾,让心灵变得纯净而透明。漫步来到湖边,清澈透明的湖水,与远山近岭遥相顾盼,一群鸭子正在湖中嬉戏,享受着春水的温暖。少顷,我们登上高处的观景台,在若有若无的雾靄氤氲中,七彩缤纷的花田果林、层层叠叠的苍松翠竹,倏然尽收眼底,让人宛若置身巨大的画卷中。

“经过多年打造,太公山现在已是AAA级景区。2015年和2017年,相继被评为重庆市‘十佳赏花目的地’,连续6年登上了中央电视台。”同行的朋友介绍道,“这里十几处景点,各有千秋,各具特色,主要有麒麟花谷、世外桃源、七彩梯田、香炉石、双山、大佛寺、十里李花长廊、千亩红枫基地等自然和人文景观……”

是的,沿途的樱花、杜鹃、桂花、玉兰、茶花等,竞相争奇斗艳;桃树、梨树、李树、雪松、红继木、红叶石楠等苗木错落有致接踵比肩——据江津融媒体播报,这些年,杜市在建设美丽乡

村、开发乡村旅游项目、打造精品旅游线路中,交通已十分便捷,下了渝黔高速公路,水泥公路已直通太公山每个景点。而今,当地村民已在山间种植花木4500余亩,连续举办了十多届旅游花卉节。这里,早已成为远近闻名的花木之乡,成为网红的打卡地。

常言道“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”,何况我离开这里已有几十年。热极生风,穷则思变,太公山的变迁让人欣慰、惊喜、意外!

离开太公山,想起一位诗人题为《香炉石》的诗:“这一炉香从未熄灭,你看那天上飘散的云,你看那山间缭绕的雾,哪一缕不是燃着的香的氤氲?风从来吹不灭人们对美好事物的祈愿,雨也没法浇灭老百姓对幸福日子的渴求……”

再见,太公山,明年我还会再来!  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阳春三月,我再次来到太公山。这里地处江津、巴南、綦江交界处,离重庆中心城区45公里,离江津城区60公里。其实,早在50多年前,我就与太公山结缘。

1970年,我曾来到江津杜市区广兴公社接受“再教育”。随后,我被分配到綦河对岸山上的一个生产队,住进了队里废弃的“公猪圈”。“公猪圈”位于山上的岚垭口,视野开阔。清晨醒来,我放眼望去,遥远的河对岸,一座大山映入眼帘,那山巍峨挺拔、气势不凡。一问才知道,那座大山叫太公山。

“哦,这就是太公山!”先前,我从《綦邑金钗词·舒氏族谱》中读到:明末清初“湖广填四川”时,我的先祖入川后,就在这一带插占为业、世代繁衍。族谱记载,舒氏入川第一代先祖歿后,就葬于太公山上。

第一次上太公山,是我在公社宣传队时。初夏的一个早晨,我们背着